



金蜘蛛丛书



苏伟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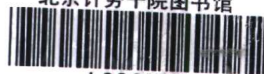
我们之间

I I Z H U



L002869

北京计劳干院图书馆



L002869



丛 书

(台湾) 苏伟贞

我 们 之 间

S H U

(冀)新登字 006 号

《金蜘蛛丛书》

主编 戴小华

策划 徐 征 李自修

金蜘蛛丛书

我们之间

苏伟贞

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(石家庄市城乡街 44 号)

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1/32 8.5 印张 173 千字 1995 年 12 月第 1 版

199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:1—8,000 定价:10.40 元

ISBN 7-5434-2534-3/I · 223

序

戴小华

近百年来，中国历史跌宕起伏，有些华人离开了母土，移居海外，在异地各自为了生存和发展而奋斗；其中所历经的孤寂与挣扎实非等闲可以道之。

这些华人的心情与当年自我放逐、流落欧洲的屠格涅夫是相似的。然而，即使身在他乡，语言和文字却使他们与故土的根源藕断丝仍连。这使我想起屠格涅夫当年所说的一段话：“当我对我的祖国有疑惑、伤感的意念的时候，你这伟大而有力的俄国语言是我唯一的依靠和帮助。我不能相信如此的一种语言，不是属于一个伟大的民族。”

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，她的语言和文字当然也是伟大的。

四十多年来，中国历史又生巨变，令海峡

两岸分隔。长久的隔绝，使得两岸的社会形态与生活岁月各不相同；至于聚居香港、东南亚及欧美的华人社会亦分别处于独特的环境中。然而，尽管世界上的华人分处各地，但基于血缘上的渊源及文化上的感情，彼此之间，仍有着一份深深的关切。而这种特殊的感情及特殊的环境，也成了作家在文学创作上最好的酵母。

于是，他们以优美的文笔，纪录了各自的闻见和感思，呈现了近数十年来各地华人的生活真貌，表达了对中华文化、中华民族的关切和希望。亦同时展示了这个时代华人的才思、文采和智慧。他们不仅用文字显示了他们独特的风貌和风格，并用文字同他们的读者建立了千丝万缕的感情联系。

这类华文作家既是传统的，也是现代的。一端植根于久远的传统文化，另一端则吮吸着日新月异的现代文明。

数十年来，台、港、澳及海外华文文坛名家辈出，佳作纷呈，不仅成为世界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，也成为中华民族文学宝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。而从事写作的女作家更是壮大繁盛，尤如绮霞丽天，已不只辉映半壁而已。

如今，河北教育出版社有志于女性文学的繁荣，决定继《红罍粟丛书》及《蓝袜子丛书》之后，推出一套台、港、澳及海外华文女作家作品系列。这个构想，如从文化的意义上说，多少也能表达出这数十年来各地华人的一些生活经历、思想感情和文学创作成就。

何况，在当今整个世界趋向现代化的过程中，文学

已面临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困境；甚至有人警示，文学这个“物种”，已面临了物竞天择、自然淘汰的境遇，河北教育出版社依然能秉持着对文学的热情，依然高举着的理想，愿意冒险斥资出版，就这点，我对该社的魄力及勇气是由衷敬佩的，故今年年初与我联系，邀我为该丛书主编，我毫不迟疑，一口允诺。然虽忝列主编，实际上，丛书中的作品全由作者自选提供。而且，我也没参与出版社的决策，只是从旁协助而已。

出版丛书是一件颇不容易的事。丛书的组稿工作是今年三月才开始进行，由于时间急迫，作家又散居世界各地，联络耗时。虽尽己所能，耗费不少精力；但因受时间、版权及作品篇幅等所限，肯定不少重要的作家及优秀的作品被遗漏及被迫忍痛割爱了。因此，不无遗憾！

这套丛书，可以说，只是从满天云锦中截取一片，从满园香葩中撷取几朵，奉献于广大的读者之前。

丛书编辑工作伊始，大家曾一度为丛书的取名众说不一，直到四月中旬，在一个细雨纷飞的夜晚，我仍躺在床上苦思着。窗外，一只蜘蛛悬在屋檐下，孤独地织着网。它的工作并不顺利，一阵风雨，就将它织着的网弄破了！然而，它仍是默默地、耐心地辛勤工作着。突然，灵光一闪，我纵身一跃，低呼着：作家创作时不也是如此吗？他们几易其稿，呕心沥血“虽九死其犹未悔”，直到把精美的精神食粮奉献给读者。至于用金色，乃是取其色泽尊贵、独特，就像作家的作品一样。

《金蜘蛛丛书》的出版只是一个引发点，但愿所有作

者、读者、出版者能学习蜘蛛织网的精神，为寻求完美而努力不懈，一同为达到百花齐放、百家争鸣的文学盛世而努力。

1995年5月13日

于马来西亚吉隆坡寓所

曾经拥有，一旦失落（自序）

人生情爱的年轮以何种感应刻画最深？以何种速度成长？那失去的与心底烙印，我从来不能懂。

台风刚过去的午后，整个空间被低气压的手沉沉闷住，这个世间的好，是经过摧毁后的平静，侥幸翻了过来，贴心如水。情感的沧桑，如一张一张或薄或厚的书页，刻写血痕，叹息处，不愿声张，叹息是一束棉线，绾起每一记沉重的泪与会心；单纯的泪与笑，从来不是人类进化的正史，却比什么有形的物体所占领的空间都庞大，都有可能毁灭一个人的一生、某个早晨、下午、夜晚、一段人生，或者整个记忆。时间变为一种意义，与生的有形年轮相抗拒。是因为人生的情味与意，我们因此觉得生命本身不那么乏味？

爆发的情史绝非每个人都愿意经手记录下来，有些人恐怕竟怕再去回忆，无能力试探。人的生命力是一分天生的能源吧？我们同情那样的薄弱，向饱满的生命力拥去。是这样的记忆所及延伸了一切，丰厚了我们的想象。我们心灵的膜，因此充血，变得强韧。

多少年来，我个人的情的意志力时消时长，并不因年岁或增或减。我对自己情感光的密度的要求一向比对旁人的来得大。那是我自己的情况，挖掘得浑身泥黑并不以为屈辱，等待那一片一片不堪的泥鳞自然掉落。如果我们活过，而坚持一种清白，那才可耻。我喜欢台风过后的低气压，一种挣扎，有时候就写在天空的脸上。是云。

收在这本选集中的小说，全为有关两情的发生——我们之间，一共收录十二篇。最早的一篇《陪他一段》刊登在六十八年十一月十、十一日联合副刊，那也是我的第一篇小说；最近的一篇是《断线》，刊登在七十七年八月九——十二日联合副刊，十年了，情的脉搏仍在跳动，仍有线索可依循，原本他们在各自的小说集中展页，占一点空间，是这本选集使他们血泪相依，我说过，叹息是一束棉线，绾起每一记沉重的泪与会心。

在校这本书稿时，一字一行跳过，简直像在检视自己的成长过程，这样的深深眷恋于一次一次情的发生很可笑吗？我不能自己。是的，每一页都像过渡，每一页都是个开始，为什么偏偏没有结束？在重新翻读时，我才发现，几乎每篇小说都没结局，是情感本身没有结局？还是我们的人生原本便是一种循环？

夏日午后，一个台风刚走，一个台风正在形成，我想——

还是不要多想，正在发生的事才是人世间最大的力量，让一切继续前进，让我们自己的时间成为大多数人的时间，成为一页不像历史的历史。

这就是我的情爱观吗？我们不得不重复别人也有过的情感、岁月、篇章。并不可笑。

这本选集，献给血脉仍有起伏、仍能感应的心。是我们之间的一切。曾经拥有，一旦失落。

苏伟贞



苏伟贞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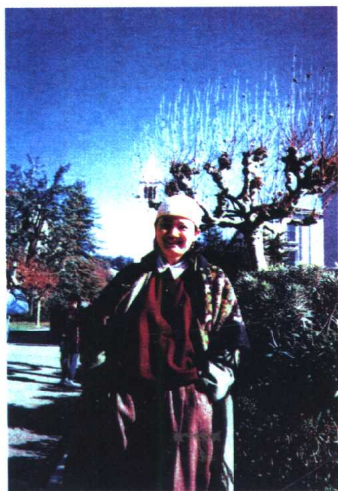
……苏伟贞，广东番禺人，1954年生于台湾，政战学校影剧系毕业，曾服务军中，现任《联合报》副刊编辑，致力文学创作，屡获多种文学奖，出版有小说与散文集多种，包括洪范版长篇小说《有缘千里》、《过站不停》，短篇小说《陪他一段》、《旧爱》、《离家出走》、《热的绝灭》，中短篇集《流离》，及散文《岁月的声音》、《来不及长大》等。苏伟贞十年来的小说颇有以男女情为探讨主题者，此书由为作者自己从其中选录十二篇代表作之合集，包括最近的《陪他一段》和最近的《断线》，深刻灵敏，如年轮成长，又如心底烙印。苏伟贞自觉“情感的沧桑，如一张一张或薄或厚的书页。”然而她又发现，“几乎每篇小说都没有写完，是情感本身没有结局？还是我们的人生原本便是一种循环？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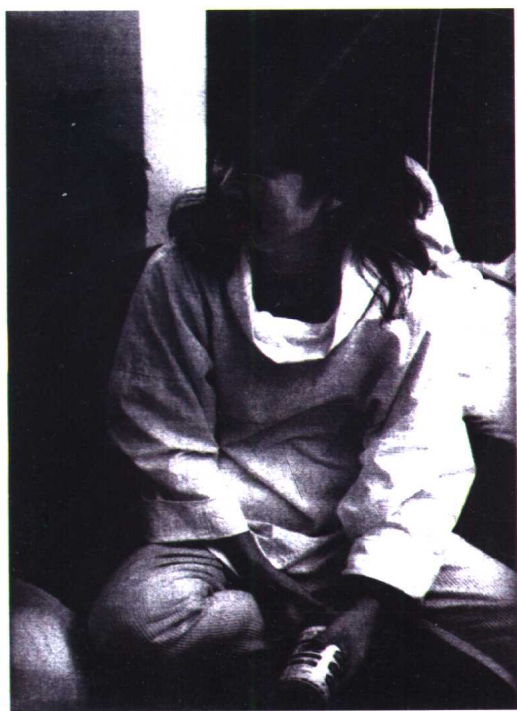
5 岁时与家人合照（右三）



23 岁时照片



1994年赴美柏克莱大学拍摄电视节目



青年时代



与丈夫合影

目次

雨天	1
陪他一段	16
二场	36
旧爱	44
邱比特新记	78
阴影之后	86
从前，有一个公主和一个王子	103
断线	121
流离	139
感情角色	162
角落	177
大梦	195
迷途	229

雨 天

从他家出来，并不很晚，但是个雨天，怎么说都不会愉快的。阴潮连绵的丝雨，仿佛这日子永远过不完。

他送她下山腰，路上清冷，他们无话可缓和气氛。十多天没见，她竟想不出能跟他说什么。山区阴深，静无岁月，这就是他们的日子吗？她心里清醒走着两人交往的路线，闭上眼也熟，却又疏远。她甚至觉得比不认得他更陌生，是他们走过了头？还是……她不知道。

山下并不远，却老没尽头似的。他走走停停，左大腿患痛风，变天时屡试不爽，也是份积怨吗？她现在是连吵都懒得。

她站在一旁看他忍耐侵袭而来的痛楚，雨仍然下着，她想上前扶他，脚下却生根似的，怎么也动不了。觉得仿佛罩在一圈梦中，以他们站的地方为中心，无边无涯的蔓延扩大，走到哪儿都是中心。

他以前也常患腿疾。他们第一次在外地工作，最后

一餐饭，他喝得酩酊大醉，又说又唱。下车后把她拉到路旁，脚步蹒跚，她扶着他，四周人很多，全是过客，他说腿疼，他们在原地站了会儿。她后来想起那是三月天，南部太阳当头，他从何痛风起？总之，他是醉了，重复说他这一生，尤其是四岁时的事，那年他母亲辞世。他漠视四周的眼光，他从来如此。

又是一个酒醉的夜晚，仿佛时空不停在延续，连理由也不必。

他的醉和“不管”，给她很深的印象。

也许这就是一切理由——她爱他的理由；他活下去的理由。

“你为什么一定要走呢？”他伸手想握她，没握住，继续往前走。似乎并不想证明她在不在。

她没话，跟在后面，心想走完这段路就好。也许明天就过去了。怎么这心情跟天气一样，永远开朗不了？天能下雨，她呢？她抱着必悔的决心来，一晚上，毫无意识地在人前展颜，嘴角都笑酸了，心里只落寞得紧。没想到事实比想象低潮更多。

“你为什么一定要走呢？”他又问。

她当没听到，默默向前。

他近来老在醉中，情绪不稳，她不担心他命短，但怕他喝出病祸。以前他便嗜饮，豪情下仿佛日子一切太平，是个“座上客常满，杯中酒不空”的人生。他那时尚未离婚，她也宁愿两人在酒中躲着。他对她说起朋友的故事，原先很理想的一对夫妻，男方后来染上了毒瘾，爱到深处下，竟诱使女方也成为吸毒者，终于双双俱毁，